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三

下

崇四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崇四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傳續仙

續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難可覩
先賢有言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千不聞其一
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
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
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
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

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往者則風引舟而去
終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
之事靈異罕測述云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
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
變萬化混跡人間或蔽山林或遊城市其飛

崇四

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卑
者猶為仙民何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
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
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蛻留
皮換骨鍊氣養形質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

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常媿積習及長
遊歷宦途周遊寰宇凡接高尚所說或覽傳
記兼復聞見皆銘於心而書於牘又以國史
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堵籍猶
闕詎有素筆記而述作者處世斯久人漸稀
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為
三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譚柄用顯真
仙者哉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兼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沈汾撰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
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
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
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
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
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
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
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
賞而志和命丹青前乃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
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

而真卿與諸賓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真卿
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
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
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
驚異尋於水上攜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
猶有傳寶其畫在人間者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
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
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

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
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譁人問應聲答之笑
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
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
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

案四

三

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
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詞多率爾而作皆
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
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
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見者及斑白見之

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
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
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亡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

居大箬巖

巖即陶隱居修真誥於此亦為
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在焉

勤

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
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岸側二小花

犬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告玄真
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

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
枸杞根形狀如花大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
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晝夜不離竈側試嘗
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取食
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
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俗呼其峯
為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
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

客務行陰德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
縑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之居月
餘間日與王老玄談盃酌甚相歡洽俄患惡
瘡徧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
日甚迨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
崇四
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精潔釀
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
遂脫衣入甕三日方出鬢髮俱黑而顏復少
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
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

初甕酒五斛餘及窺三三斗在爾清冷香美
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持麥次遂共飲皆大
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
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
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
人共觀望驚歎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
持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
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若

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
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
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
為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溷灌園辛苦備
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
華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
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為荅曰上天無愚
懵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
光人每見之相傳云開元年中劉天師嘗
鍊丹成試犬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

皆謂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有小金合子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為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樹悉斫去松枝群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處衆人常為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公人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

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
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笙簫響亮道華忽
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速道
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搥流血道
華搗手以謝道俗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
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
樂幡幢隱隱凌雲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為縣之小吏
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

後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墮雲溪經日而出
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王相召飲
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
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
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
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
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
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為兄弟
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
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

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
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
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
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遍身及襪
上摸錢所出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
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以取者頃復失之
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
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
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堦前湘曰汝
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

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殺汝宜便率衆
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叩頭謝罪乃遂作隊
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
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數百人方齋而湘
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

崇四

七

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
但使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
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
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
遽應此有三人問者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

士及入乃二僧見湘但禮拜哀鳴曰禪僧不
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數百僧到今
下牀不得其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
固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
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無以輕慢人為意迴
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翌
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松菜求之不得
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言求菜見阻
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
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

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
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盡一獾子走趕捉白
鷺鷥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
笑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
求乞菜也故相戲爾於是呼鷺及獾皆飛走
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入南遊霍
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
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
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祇能舍宿爭會壁
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

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
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
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
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
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

崇四

桓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
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即化為石自後
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揚
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
知之乃徙兩截就郡齋致之龍興寺九松院

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處鱗皴今猶
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
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
雷鳴便愈有患腰駝脚曲持拄杖而來者亦
以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
帛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
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
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
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
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

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弟一兄遠
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
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
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
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不食但飲酒而待
兄不歸及夜遽卒堂四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
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
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殮之其夕棺
輶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於東園時大中十
年也明年東川奏劔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

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新
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
其事奏之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
乃一竹杖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
默虛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見之多
年或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
識者不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
乘醉飛昇而去

乘轎來許碣

許碣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
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
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
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
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碣自
峨嵋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
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
閬苑花前是醉鄉以舟切翻王母九霞觴群
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

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
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
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

崇四

十

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
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迴有中華之風俄
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逸
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
念思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

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
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偕
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
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
宣宗頗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
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道
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
待然可記獨房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
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
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

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
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鶴
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迎之昇天而
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
焉

宋玄白

崇四

十一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
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
頗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於雲中去
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

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花草
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
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彘肉五斤以蒜
齏一盆撮喫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
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
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得食之者頗多而
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
帛求置二三美妻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
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尪樂龍
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

祈雨須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於所止
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霽雨告足越人大神異
之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
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遽作術飛釘釘城隍神
雙目刺史韋德隣誑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
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健步輩欲向之手腳
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
謂德隣曰使君忤悞劉根欲誅罰祖榘也德
隣方懼祈謝須臾禮而遣之其靈屢施不可
備錄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飛昇而去

案四

十二

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乃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宏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為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

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
有斬邪劍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
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
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佑
丹之與劍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

崇四

十三

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乃以劍丹送於去
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瓶
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
服及施人有疾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
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連帥具

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
凶險聞去奢神與劔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
奢并劔丹到州奪其劔丹而囚鎖去奢於空
室中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為去奢
已斃矣及開室見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
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劔丹留之一
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劔却歸石下爾後
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
際安和觀道士多寓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
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人穢觸其山春

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
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
甚衆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
聞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
異香滿室及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
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
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
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
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綵
雲鸞鵠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輶輿幡幢

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
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
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

宗四

十四

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
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
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
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
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

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
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
以為意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別馬載之偕行
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
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
見一端正美貌袷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
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
小兒獨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
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
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

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
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
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闍人宮妓
呼裕帽君王呼女子為妃后心異之潛問於
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客設酒

棠四

十五

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
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
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
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
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

直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
歸山既歸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
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
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
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
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
太宗時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
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
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
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

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問
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
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
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
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
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
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
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
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

此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
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
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旱不時
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疣贅
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

崇四

十六

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
之焦枯也良醫遵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
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可有愈之
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迴，不為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
長生秘術者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自言數
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
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

集四

十七

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
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
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
焚香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
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

重玄賚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
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問
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
人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
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明皇留之
內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
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
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
雅澁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
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

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
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
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榼明皇及嬪
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
搯照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

不可窮紀乃下詔曰怕州張果先生遊方之
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宵冥是混光塵應召
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
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
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果累陳老病乞歸

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
到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天寶
初明皇又遣徵詔果聞之示卒弟子葬之後
發之但空棺而已

許宣平

案四

十八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年中隱於城
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
顏若四十許人輕捷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
賣其新擔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
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莫

問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
急欲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
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
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
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
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
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
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
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
不得。乃題詩於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

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
倚杖空躑躅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宣平
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
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不免更
深居其菴後為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後

崇四

十七

百餘載至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
當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
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
也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
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

宣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檐樵輕捷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恕嗔婢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打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健身衣樹皮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

胡笳十八拍頗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中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墮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翫頗衆人言多有靈效衆亦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視商頗為異即師敬

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
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
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
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
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
崇四
求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
二十
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裏一胡蘆得九粒藥
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
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
當春之時愛看畫溪之景乃入胡父渚葺居

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
知所止蓋已為地仙矣

劉瞻

劉瞻

音借

小字宜哥兄瞻也瞻家貧好道常有

道士經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

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強學道士曰能相

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爭之隨道士入羅浮

山瞻與瞻俱讀書瞻山栖求道無巾裹髮角

布衣事道士為文而瞻性慕榮達瞻謂瞻曰

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

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
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
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
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
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南

崇四

三十一

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鬢角布衣少
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
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
對瞻驚歎乃迎而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許
瞻已皤然衰朽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

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
矣瞻益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兄身
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
弟奈何況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
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闊一
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
行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
易節操竒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

之後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
曾栖此以煉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
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
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
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
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共知歲月
光悅輕捷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
却歸石樓菴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司馬承貞

司馬承貞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書為一體

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詔之不起睿宗深尚道教屢加尊異承貞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貞對曰老君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莊子云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於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

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
辭不可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
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
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
早隱於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貞將還
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宥佳處何
必天台承貞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
徑爾藏用有慙色明皇在宥天下深好道術
徵詔承貞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
年度世之事承貞隱而微言明皇亦傳而祕

之故人其得知也由是明皇理國四十五年
雖祿山犯闕鑿與狩蜀及為上皇迴又七年
方始晏駕雖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
初明皇登封泰山迴問承貞五嶽何神主之
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雨潛諸神仙

崇四

二十三

國之望者為之然山林神也亦有仙官主之
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別置仙官廟自承貞始
也又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
為風飄到一山見道士指言天台山司馬承
貞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

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
自然乃迴求承貞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承
貞居山修真勤苦年一百餘歲童顏輕健若
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
吾自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古丹靈降駕今為
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
氣絕若蟬蛻已解化矣弟子若其衣冠焉

閻立方遠

閻立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
年十六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

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澤之而後師事於
仙都山隱真巖劉處靖學修真具出世之術三
十四受法錄於天台山玉霄宮口葉藏質真文
秘訣盡以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
子史群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
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
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
景祐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
禮謁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列行業
以表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_人推尋秦地

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侔之園綺不出山
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
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
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若
正一真人之在蜀趙昇王長亦混於門下弟

卷四

二十四

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榮陽
鄭隱瑤吳郡陸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
芝皆傳道要而升堂奧者也庶公平程紫霄應
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
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

肯其餘遊於聖跡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
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
俟亭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
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
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後有道
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
洞歸隱瀟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
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道

士于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
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之荆南書記早捨妻
子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遊五嶽名山到
新安德誨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
之目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十餘年

傳法錄修真之要後出遊續溪山自言嘗覽
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
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
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
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

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敲小鼓三通復奏樂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歎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光天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

乃辟穀七日晨起獨趨山中漸行見花有異
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
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之乃負薪將下溪迴
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
尋仙深心所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
耳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入不可到師道曰
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
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
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水甚淺及師
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爾五十年

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
乃迴山東行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
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者年可三
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
家累俱出何為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

棠四

二十六

曰尋蔡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一樵人否曰
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
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
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跡新安
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

火鑪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
道曰絕糧多時却不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
鼎復有數箇黃甕合主人曰合內物皆堪喫
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以湯潑及喫
氣味頗異於常茶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
遍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
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
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
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便行數里不見人家
悉是崖險乃迴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

餘里即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
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
隱於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
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何能却迴俄
折草一莖與師道形如薑苗而長尺餘嚼之
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
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
捷愈於來時欲却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為
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忽
見師道驚異曰此觀地雖靈嶽側近蟲獸甚

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
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
處又逢老人道士皆歎曰吾輩雖同居此觀
徒為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
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
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予一入見遽逢三仙
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
師道深自歎異駐招仙觀修鍊逾年後以親
老心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斲藥或
逢虎豹見師道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

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
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泰之居大滌洞伏虎
亦如之歎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
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
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
資我亦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
出遊復思往南嶽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
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漢南昌尉
福也蕭即子雲字景喬梁之公子自東陽太
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

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亦
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
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
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為答
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
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
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
曰我謝修通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
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常遊洞靈源
我適為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

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時相見
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
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
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
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百生之幸
也修通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
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
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鐺然火煎湯儼
若書生所居而無人修通命師道入坐於木
兔上修通自坐白石鹿牀上俄有一鬚角童

以湯一盃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今架上自袖取書一卷修通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未之啓言而修通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弟子紫芝在九

崇四

二十九

嶽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修通已在郁木坑師道入清虛觀矣衆道士驚曰一

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
二人欣躍乞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
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竚而
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
化衆仙祕要真訣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
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有疑義不可究也後
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
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
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修通之言投書
題石壁後常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疑滯

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二十餘年每
焚修即以二蔡彭謝真形畫像瞻禮仍自以
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江淮間
聞師道名迹冀其道德護於軍庶繼發召止
及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
水旱無不應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
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
時寔大帝之介君也乃降褒美為逍遙大師
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庄王處
訥楊庄翌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

緘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
清法敷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
以紫衣光其玄門有秦吳荆齊燕梁閩蜀之
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
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

崇四

三十

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
焉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
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
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
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

餘潤漬衣近羅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
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貽息已
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適為黑幘朱衣
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
香滿室雲鵠近庭若真靈所集爽然言別而
化弟子殮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
後數日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鬋角童隨行
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為遠遊曰離南嶽多年
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
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

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

卷四

三十一

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即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

之尋為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
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
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
曰解醞須臾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鑪
鍊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於種瓜釣魚
若葛仙公術也鵠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
末花爛熳僧傳言貞元年中有一外國僧自天
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
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
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

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
探報分數節度使賓寮官屬繼日賞翫其後
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遊從連春
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
謂七七曰鵲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
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
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鵲
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
此花耶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
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即歸閨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
以感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
或訝花漸拆藥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
一城士庶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
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僚家適

卷四

三十二

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共
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乎
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嗅
者皆聞異香驚嘆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
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

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
下優伶輩一時辭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
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
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傳之
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
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
行止船即住呼鳥自隨唾魚即活撮土畫地
狀山川形勢折筍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
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爾凡諸術
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寶南奔杭

州而寶總戎為政刑或無辜前上饒牧陳全

裕經其境名御之以禍亦其盡族寶八十三筋

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

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

甘露寺為衆推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

崇四

三十三

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鵠

林花兵火焚樹失根株信歸閩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

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

以進士為業而峭不然迴好黃老諸子及周
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
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
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山
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
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
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
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
惟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
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雨雪霜中經

日人為已斃視之氣出怵怵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常欣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靴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
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
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著綠布衫而言
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

崇四

三十四

舊者堅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
市門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椀及盆內以沙書
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
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
求錢人自以錢與之召人穿擔行少頃之間

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
日為之人皆不厭以錢與之疑以術惑於衆
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殭斃矣或
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
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也為蘇
州牧或聞可雲在 cities 極喜乃延入州拜之
呼為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
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
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
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

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惠為意
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忝家林
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郡人以錢
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
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唱和者而
可雲出口成章屬章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
以綴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死可雲人
見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
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
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

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
曾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
化之道人莫可知也

羊愔

羊愔太山人也以世祿官家於縉雲明經擢
第解褐喜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為台
州樂安令愔幽棲括蒼山性惟沉靜薄於世
榮志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
鼓盆迴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
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

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言阮
肇題後盛成使匠人鑿石摸搭驗之乃唐李
陽冰常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
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情
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
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
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為一人
青憤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
麗鸞鵠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
穴中有物飛出狀如簷青色柄長靈共六指之

曰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悟覺飢方甚取
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
夙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
遠遊冠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悟
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

崇四

三十六

隱玄天佐命君悟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
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而靈英送出乃括蒼
洞西門也悟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
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
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

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三二百幅書之頃刻皆
遍文字人莫識之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佞好
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
閬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
之妖物所魅及二年漸肥白不喜食百合惟
飲水飲酒三年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步輕
健似飛飲酒三斗不醉衣布褐後南行入委
羽山人莫得見



